

— 月夜版 以幻想 灵丹妙药 青春 阅读志 —

李静玮 著 遗失的

# 男生女生



WWW.BHCTR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流光记

|     |      |
|-----|------|
| 002 | 珠玑短篇 |
| 015 | 淋漓中篇 |
| 036 | 淋漓中篇 |
| 058 | 淋漓中篇 |
| 080 | 生花系列 |
| 092 | 月光岩  |
| 094 | 生花系列 |
| 112 | 异画舫  |
| 118 | 生花系列 |
| 135 | 淋漓中篇 |
| 154 | 珠玑短篇 |
| 167 | 肉肉门  |
| 168 | 行云连载 |
| 190 | 米糕美  |

流光记

智者学派

狐九妹

恍若弥生

花美男明星事件簿之穿越时空的魔术师

杀客·七级浮屠

乱神传·孤岛悲歌

逆鳞

忍者无敌

刀之冷世界(上)

李静玮

恨难书

沐容嫣

水阡墨

蔡芹芹

王雄成

杭小夕

未若流苏

花布

苏子鹅

# 济光记

文 / 李静玮 图 / 雷代薰



南方的南方有一座山,山下有一个村落。村落里没有老人,没有男子,只有容貌年轻的女孩——也不是女孩,她们生着女孩的容颜和女孩的身子,但蝴蝶骨上附了薄薄的一层翼——像是蜻蜓或者蝉虫那样的,轻如纱,单如纸,细细端详,可以看到纵横交错的脉络。

她们采珍珠饰身,裹蚕丝而眠,夜晚的月光是她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每逢月夜,她们爬上村落依傍的风华山,张开双翼吸取能量,并用一种细小的瓶子采集月光,送到首领的仓库以备阴雨天之用。经年累月,那个大大的房间里堆满了细小的月光,刚放进去的是整瓶的,洒出来时是零碎的,在夜的黑幕下安详而静谧地忽闪。

我在首领的仓库中长大,但请不要以为我是她的女儿,如果你常常路过仓库便一定见过我的母亲,她有着忧郁的眼神和银色的长发,是这个仓库的守护者,她眼神之所以忧郁是因为她是个瞎子,每当她弄不清别人送来的月光有几瓶的时候就开始竭力地呼喊我的名字——莹莹! 绿头!



## I 莹

莹是我的名字,我不那么喜欢它,因为这个名字在我的族类中就像人族中女孩们的小红小芳一样泛滥而无趣,村头从邻山迁来教授大家抽丝手艺的蚕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莹,岸边制作珍珠饰品的工匠一家妈妈和女儿都叫莹,再往北一点,是闪耀着幽紫光芒的墓地,那些坟堆上面的名字也有不少是莹的。

也许是因为家族的图腾便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萤火虫?我转头看向仓库墙上那块巨大的萤火虫画像砖时这么想。

至于绿头,是我的宠物鸭子。

我每日上午要去村里的学堂听课,路上常常遇见一大群姿态高傲、羽毛丰满的鸭子——尽管族人深谙水性,但它们更是天生的潜泳高手,是族人信赖的工作伙伴。它们在水域采集珍贵的淡水珠,以使族内贵人们享有奢华的装饰品。我曾见首领戴过一条淡水珠穿成的项链,所用珠子俱是略微暗蓝的紫,由族内最好的工匠用蚕母珍藏的天蚕丝一粒粒手工串成,光华绝代,世间罕有。

等等,这里面没有绿头——它不是采珠鸭,只是我某天从路上捡来的。它的羽毛又干又少,还瘸了一只脚,所以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摇头晃脑。但是它会算账,声音很大,它会帮母亲叫我回家,那声音响亮如同初春轰隆隆的惊雷。

学堂在村落的心脏地带,老师常常会叫莹回答问题,然而班上已经有了五六号叫这个名字的女孩,她们似乎比我聪明得多,也积极得多,因此那个常常带着一只鸭子上学的莹总是听她们在前面各抒己见,而自己却在教室后面与鸭子一起坦然地打着呵欠。

一日,老师忽然注意到我,她指着我,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人族的男子。

无奈。我怔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绿头看了看老师,又看了看我,用它独有的大嗓门重复了一遍:“不知道!”

班上像炸了锅一样笑起来。

我前座的岚对我挤出一个鬼脸,那意思当然是瞧不起。

——瞧不起是自然的,因我与她们不同,她们都曾经离开风华山,有了自己的孩



子,而在她们眼中,我还没成年,刚有了进学堂的资格,是班上唯一一个坚持要带宠物鸭子进门的笨蛋。

“喔——”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未出城呢——”

每个人都有秘密,而我族中对于未成年女子的最大秘密就是人族的男子。

那一天我让绿头在首领的书房外面放风,自己则在里面偷看家族的记事竹筒,翻到一半,发现原来男子就是人族中那些与女子不同的生物,他们性情暴烈,热爱酒与肉食,比女子有更强的力量和更健壮的体魄。一旁附一图鉴,是一虬须大汉,浓眉大眼。

可我还是不知道男子是什么,他们同我们这些所谓的女子又有什么不同。于是我去问母亲,但当我说起这个名词的时候,她紧闭了原本就是闭着的眼睛,冷笑一声,然后走开了。

我的母亲实在是很孤僻的人,即使是首领同她说话时她也丝毫没有谦恭的意思,她的背影像一只巨大的萤火虫,银白色披散着的头发垂至脚踝,如同虫尾暗淡的冷光。



## II 衣

天明的时候我正伏在筏子上呼呼地睡,一只翠鸟的声音吵醒了我。抬眼,起身,面前是一汪绿绿的湖水,一湖青青的莲叶,还有几朵嫣红的莲花。环顾四周,远处还有一只小船,缓缓地向更远处摇晃。

太阳的光线真强烈,透过我的翅膀灼烧着我的皮肤。

“你不是这里的人,”翠鸟唧唧喳喳地对我说:“你是哪里的,是哪里的?”

“你怎么知道。”我自顾全身,讶异道。

“你没有衣服,嘻,没有衣服,”它的声音尖而细,“只有两只翅膀,哇,像是人族裸泳的女孩子,嘻,羞死人了。”

“衣服,衣服是什么。”一旁的绿头似乎又饿了,拍拍翅膀便跳了起来:“可以吃吗?”

“你看,你看,”翠鸟有点轻蔑地瞟一眼这只可怜的鸭子,用嘴点了点莲叶那边:“我们这里的女孩不是你这样。”

我与绿头趴在筏子上,一人一鸭各拿一张莲叶挡住脸,鬼鬼祟祟地扒开重重叠叠的莲叶。

那一边是几个人族的女孩,她们在岸边嬉闹,上身是蓝底白花的对襟小衫,下身穿着黑的大裙或裤子,各拿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的似乎是新采的莲蓬。

我问过几个同样年龄的好友,她们都说,呵,你去山外抓一个回来吧,我们也没有见过呢。

我有点绝望了。

最终我决定抄下记事竹筒上通向人族居住地的地图。上面说只有成年的族人才有资格出远门,我离成年还有好几个月,但却打算离开家去寻找一位男子,像是族人鼓起勇气去风华山顶寻找最为清冷和可口的月光一样,我要去找到这么一只动物。

我撑起长长的竹篙子,划着船沿着穿越村落的那条河流向下游的方向去,沿岸的竹林影影绰绰叠成魑魅魍魉的样子,透过它们我看见山上一闪一闪的光,那是族人们在采集月光,我摸了摸身后的行囊,里面是满满的月光瓶子,是我的干粮。

“嘎!”绿头蜷缩在我的脚边,一副百般不情愿加万般委屈的模样:“我藏在仓库后面的鱼还没有吃完……”

我能想象母亲发现我不见时的模样,一定是皱起眉头,然后叹口气继续数她的瓶子,而明天老师会点谁的名字,同学们会在什么时候发现我的不见呢。

我不知道,如同我不知道我的前方有什么一样。

“那就是衣服?”我不禁开始担心:“人族都要穿衣服的吗,那我这样子会很招摇吗?”

“当然!”翠鸟飞过来,忽然在我耳旁大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你一定得穿!”

“可是我没有啊……”

“你等着!”它挥一挥翅膀飞走了,不一会儿,三只雷厉风行的翠鸟飞了回来,一只衔着一件织入了无数金线的紫色上衣,一只叼了一条光滑如水的深灰色绸缎裤子,而起先同我说话的那只个子稍大的,紧紧咬着一双黑色绣花布鞋,跌跌撞撞地飞回来了。

“哇——”绿头高兴地上蹿下跳:“可以吃的吗?”

大翠鸟很明显地表露出对始终在强调食物问题之鸭的鄙视,瞪了它一眼。

我艰难地在翠鸟们的指导下穿上了人族的衣服。

“这才像话嘛,”大翠鸟满意地抖了抖羽毛,说道,“你不是要去人住的地方吗,快去吧。”

翠鸟说,沿着岸边的碎石路一直走,路的尽头那个像石头山一样的东西就是人居住的地方,山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男人着暗淡和清爽的颜色,女人则多穿俗气艳丽的色彩,那些轰隆隆跑来跑去的马后面常常拖着有两只奇怪爪子的木头盒子,盒子里面







的人既不讲礼貌又爱虐待马匹。

道过谢,我回头看水中的自己,仿佛看另一个生物。

翅膀在衣服的包裹下微微地发着热。

翠鸟送的鞋子很柔软,刚开始我有些不习惯,脱了鞋在路上走,但没一会儿便被路上尖尖的碎石头扎得直叫唤,最后只好穿了上去。

路上我遇见一个背着柴火的男子——不,只是



原来即便是异族的房子,与家乡的建筑也大同小异。

我找到翠鸟所说的石头山,看见的是自家仓库一样的石墙,而里面的小楼大院,也再熟悉不过。男男女女在街道上穿行,速度快得甚至让我来不及仔细端详他们。

是的,有很多男人,但是我总不能随便抓一个回去吧?

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长得和竹筒上画的一模一样的人带回家去。

“抓贼啊!”忽地,前面响起这样的叫喊。我眯眼,看见一位形容猥琐的小哥抱着一只布包向我这边跑来,后面急急忙忙跟着一位灰衣少年——小哥还未经过我身边,我迅速伸出一只脚,咚的一声,他摔了一个狗啃泥。

灰衣少年连忙一把扭住那位小贼,对我连声道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窃窃地笑两声,抱着东张西望的绿头跑开了。

这附近有一些奇异的香气。

我循着香味,凑到一家店前,看见一幅残忍的画面——五六只通体焦黄的鸭子被一根粗线绑在一起,挂在柜台上方,摇摇晃晃。

“妈妈咪呀——”绿头一翘屁股,连忙转过头,用两只翅膀捂住眼睛说:“主人快走,这里太危险啦……”

我忍住一阵恶心,转身欲走,却被一位脖子上挂着白毛巾,嘴上没毛的小伙子拦住了。

“姑娘,要点什么吗?”他堵在门口,表情既娴熟又生硬,令人无法拒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抱着绿头,背对着那只鸭子坐下了,随意往菜谱上指了指,也不知自己到底点了什么。

邻座的人着乳白绸衫,拿着一把白色题字折扇

一个小孩,他在看见我之前哼着银铃一样清脆的小调,却在看见我的时候低下了头,他的脸蛋儿忽地变得红红的,他递给我一个煮熟的鸡蛋,说姐姐你吃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只吃月光。

绿头立马从一旁跳了出来,大叫道:“我吃啊我吃啊!不是鸭蛋我就吃!”

小孩被这只貌似要抢劫的鸭子吓得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忙不迭地跑了。

### III 行

瞎晃悠,有意无意便好奇地瞄我两眼。他身旁立着一位灰衣少年——似乎就是刚才那位遭贼的。

灰衣对白衫窃语几句,他便走了过来,衣带飘飘,笑容俊逸,吸引了不少女客的目光。

“敢问小姐芳名?”也许是身份并不低的缘故,他只略略躬下腰,毕恭毕敬地问道。

我正在舔新上的一盏不知是什么的汤,抬眼看他们,不过也是竹筒之外的男子——浓眉大眼是不错,但却没有那满脸的胡须。

“萤。”绿头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叽叽呱呱地叫着,顺口多一句嘴。

嘿嘿。我拧了这只鸭子一把,像平日招待族人那么浅淡地笑着。

“原来是萤小姐。今日之事多谢小姐出手相助——”

他的话音未落,我的眼下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盘血淋淋的被斩得七零八落的鸭子。

“呀——”绿头躲在我身后哆嗦着;这,这,这……”

“这家店的招牌菜,酱血鸭块。”他以为是我在说话,忍俊不禁;何以如此反应?”

“妈呀——”绿头终于忍不住扭着屁股夺路而逃,我想如果老天能给它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这只贪吃的鸭子会老老实实在家不出来的——这菜什么玩意儿嘛,对它来说就像人类对着一大盘带着人头的人肉一样恶心。

“哎——”好歹是它主人的我压下心头的呕吐感,连忙追了出去。

“小姐你还没付钱——”

“我来付我来付。”白衣人乐呵呵地拉开钱袋,按下一锭银子,说:“你可知那位带着鸭子来吃饭的小姐家住何处,什么姓名?”

“小的不知。”见多识广的小二转了转眼睛,也没想出那位姑娘在哪儿见过。

于是繁华的市井中突然出现一只口吐白沫、一



瘸一拐的鸭子,它的身后跟着一个不断拍着胸口、东张西望的少女,而少女的身后又有两位少年,他们一见面就问有没有看见一个少女和一只鸭子。

这二人一时之间却没寻见一人一鸭,直到绕到店后面张望,才发现我正蹲在一只空马桶前面呢。我可怜的宠物鸭正在马桶前面大吐特吐,它的骨头像那些鸭子被剥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它的翅膀像它们被啃食一样嘎啦嘎啦地叫着。

“姑娘。”白衣人忍住笑,对我作了一个揖,递来一张手帕;贵鸭子如此不适,请问需要小可帮忙吗?”

“你——”我帮绿头擦了擦嘴角,回过头看他,“你知道哪里有这种东西吗?”

于是我用随手拾来的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虬须

大汉的脸。他一见,说这不就是他家那养马的大伯吗,若我要见,带我回去便是。

他说他叫朱桓,那灰衣的小子是他侍从,叫阿才,他家住城东,有池塘千亩,桑木万株,父母尚在,还未婚配。

等等,前面还属于我能够理解的范畴,但婚配是什么?

面对从未耳闻的词汇,我有一点茫然了,可是我必须找到一个竹筒中的标准男人然后带回去给大家看。

“走咯走咯——”绿头趴在我背上——都吐得快变成一张煎饼了,还不忘插科打诨。



## IV 探

朱家并不远,半炷香工夫就到了。进了前厅,朱桓遣来几个小丫头,说朱夫人喜欢贵族小姐,要先把打扮打扮。

有什么好打扮的?我挣扎之后最终妥协了——换一身金贵的衣,扑了一层粉,扫了两片腮红,再画个眉,染个唇,红的红黑的黑白的白,甫一出来阿才便赞到我抬不起头来。

“鸭子不能进内府的——”他指着在一边瞎转悠的绿头说道。

“没事。”我拧着绿头的翅膀邪笑着将它丢进裙底;这伙会很安静的。”

“呱。”绿头在我的裙底什么也看不见,郁闷极了。

阿才带我去见朱桓,路上经过一条细长的水上回廊。他解释道,朱家长年以养珠饲蚕为主业,因此家中多池塘而非良田,多桑木而非松檀。

只是。他顿了顿,又言道,近年不知为何,朱家养

出来的珍珠色泽越来越暗淡,而那蚕丝织出来的料子也不如先前那么柔滑了,于是好端端的大盘珍珠只能磨成珍珠粉,蚕丝也只能便宜卖给穷苦人,虽是能维持生计,但收入哪里能与高利润的奢侈品相比?

他在旁边絮絮不已,塘水也不理他,自顾自地平静着。我低下头看着这一汪碧水,若有所思。

“珍珠变暗淡,实在是自然的事情。”我说;蚕丝也是一样。”

阿才转脸看我的表情令我很没成就感:算了吧,老爷请了多少人了,不是一样的没用。”

我把将出口的话咽下去,跟他进了大厅。果然是珠丝大户,大厅内那些琉璃鱼鸟之类的装饰品均镶嵌上好珍珠,而坐垫与地毯,也是用价值不菲的生丝加工织就。

朱桓在里头等着我们。

“实在不幸。”他见我这一身打扮,先是眼睛一



亮,接着又皱着个眉头;“莹姑娘,我们家伙今儿上午忽然染病死了,找过了医生,可也不敢开药——甚至不知道染的什么病。”

“喔。”我想了想,问道:“他在哪里?”

“这……”阿才在一边小声道:“姑娘,这不方便吧……”

朱桓犹疑地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说:“他一会儿便要火化了,你赶紧过来吧。”

他们领我来到下人居住的柴房,那位马夫的尸体还在那里,全身发肤青蓝,手脚却还带了一点温热。

“死了还没半炷香呢。”阿才止不住眼中的恐惧,小声道。

我揭开覆在他身上的白布——呵,这不就是竹筒上的那张脸吗,浓眉,大眼,有些许的胡须。我不顾那两人的拦阻,把头放在他胸口的地方细听,咯吱,咯吱。

这当然不是心跳的声音——有什么人走过来了。

我回过头一看,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她打量我几眼,又瞪了朱桓一眼,继而问一边恭敬的阿才:“听说少爷带了位不知来历的俏小姐回家,难道就是这一位?”

朱桓不急不慢地接上话:“是的,母亲。今日我同阿才带珠饰去店内上货,没想到被贼人暗算,好在有

这位小姐帮忙,不然损失惨重。”

“哟。”妇人把之前的轻蔑掩去了几分;“真是谢谢小姐了,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啊。”

接着,她话锋一转:“你来这里做什么——不如去客厅吧,咱们好好喝茶聊会儿天——我看桓儿挺中意你的,说不定他心里早打好了算盘要纳你做妾呢!”

妾是什么?我回想着教材上有关人族亲属制度的章节,一时没反应过来。

朱桓那边却黑了脸,他低声道:“要当妻还是妾,娘就不必操心了。”

“呱!”裙底下的绿头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我的脸刷地就绿得像它的毛一样——这只混蛋鸭子,刚才还同它说别出声!

“呵。”朱桓他妈瞄我一眼,臭着一张比丧门神他妈还臭的脸,甩一甩袖子便走了。

“你家怎么这么不和谐啊。”我无语了,对着朱桓那张丧门神脸咕哝道。

“不说了。”他收拾起一脸的晦气,重新饶有兴趣地问我:“听阿才说你有个办法治我家珍珠和生丝的怪病,是真的吗?”

“啊。”我怔了怔;“我可以试一下的。”

回头的时候,我看着马夫的尸体,失望之余又觉得有些蹊跷。



人间的月亮大得出奇。也许是没有树影的遮挡吧,又或者是它本来就不是风华山上的那一个呢。

我窝在房间里,打开半扇窗户,伸展已被衣服挤得皱巴巴的翅膀,开始今天的进食。

朱府建在千亩池塘中间的几座小岛上,各房中间以回廊相连,此外还有渔船、珠场,空地遍植桑树,以供蚕食,而蚕虫之肥落入水中,又成河蚌之晚餐。

村内蚕母曾言,蚕丝之光泽、珍珠之润华均采自月之辉,如同族人吸食越多的月光皮肤就越细腻一样,反之,若不得足够月光滋养,便会一日日枯萎暗淡下来。

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月光是被什么别的东西吸收了,一切就好办了。

我将翅膀收回,匆匆裹上衣服:“谁啊?”

门外的人咳嗽一声:“是我。”

喔。是朱桓。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有什么事吗?”

“没事……”他说:“今天我娘说的话多有冒犯,实在对不起……其实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对不起……”

“……”这种道歉于我而言实在是画蛇添足——我甚至没有弄明白他妈要对我说什么呢;没关系的,你早点休息吧。”

“听说你晚上要下湖,需要帮忙吗?”

“不用。”

“……”那边安静了半天,然后挤出两个字:“保重。”

“朱公子好像对主人有点意思啊。”在一旁忍了半天的绿头不怀好意地笑道。

“闭嘴。”我瞪着眼,敲了它一记栗暴:“你今天还没玩死我啊!”

我竖起耳朵听着朱桓走远,然后用随身带的小刀在地板上划出一个大方格——破坏人家家的地板?算是的吧——不过我宁愿走这里下水,也不想一出门就被人看见,像翠鸟说的那样被当成人族中裸泳的女疯子。



折腾了半天，总算在地板上开出一个足够进出的口子，我从这口子往下看，塘水便在离地板一米左右的地方。

我褪去外衣，带着绿头一头扎进塘水中。

这池塘又深又蓝，我仰头还能看见月亮的轮廓在头顶若隐若现，我继续往前游着，忘记拆开的头发在水流的碰撞下被揉散，变成一团漆黑的藻类。

不远处便是养殖蚌类的地方。大只的河蚌在浸满月光的塘水里悠闲地开合，隐约露出它们宝贝着的小珠子，如同一张张含着点心说话的大嘴。

我让绿头游过去同它们说，能看一下你的宝贝吗。

刚开始我们被那些黑色的大蚌拒绝了，直到问到一只深灰色的小蚌，它才羞答答地将蚌壳打开：“你要小心一些哦，我的珍珠今天白天才生出来，很容易被水冲走的。”

于是我也很小心地将它含着的珠子取出来端详——这真是很小的珠子，但是光泽并不输给首领颈上戴着的珍珠中的任何一颗。

小蚌在一边自言自语：啊呀，如果人族也像你这样只是看看便好了，他们总是趁我们不注意就把我们的珠子全挖出来，然后把我们的珠子拿到市场上卖，太过分了。”

“就是就是！”绿头见机连声附和；“他们坏透了！”

奇怪，既然初生的珍珠并未失去光泽，那为什么到了岸上便不对劲了呢。

接着我又去岸上看了蚕女们居住的桑林，它们刚吐出来的丝也是光洁晶莹，无甚不妥。

但是我将蚕丝牵到手中的那一刻，那种如月光般皎洁的白，一下子散去了原有的颜色，变得暗淡无光。

“你快走呀——”正在我纳闷的时候，桑树上的蚕女们卧在树枝上，急切地唤着我；蚕农和渔民们

来了——”

我连忙扎进塘中。

仰头一望，几艘带篷的小船正从不远处的塘面驶来。船中隐隐地透出一些怕人的气息，这气息是一张黑色的大网，以船为中心布满了整个桑林和池塘。

“老大！”绿头撕扯着身上若有若无的黑网，指着湖下说；“你看，小灰的珍珠变暗了！”

果然，湖底小蚌还未合上的壳中，那粒刚刚还洁白晶莹的小珍珠像是被什么抽取了精魂一样，生气全无。

这是……什么？

我莫名地生出一点头熟悉的感觉，可是这毕竟不是我熟悉的地方，只好先沿原路返回房间。

此时朱桓正摆着一个郁闷的姿势，坐在我的房间里发呆，他俊朗的侧脸正对着我开出来的那一个口子，于是当我钻出来的时候，他一转头看见我，脸就红了。

“哈——”绿头标志性的招呼还没叫出来，就被我一脚踹下水里；“哇——主人你好坏——”

我迅速穿上原先翠鸟送我的那一身衣服，心里琢磨着那张大网的来历。

“少爷——”阿才贸然走了进来，一见这情景，立即退了出去；小的啥也没看见——”

“有进展吗？”朱桓把头扭向一边，问道。

“嗯。”我系好腰带，说；“问题不大。”

我回过头偷眼看他；“你还不走么？”

“……”他拿折扇戳了戳额头；“我很担心你。”

“那便早点去休息吧。”我傻笑着将他推出门，转身关门，背靠门板。心里不知怎么多了一点疑惑。

为什么竹筒上的男人是那样的？我明明觉得朱桓要比他顺眼得多啊。

## VI

幼时我听母亲提过一次，那黑网是一种捕食月光的工具，只是，族人已经长久不用了。

天色未明至初明之时，山间月光逸散，沉入水中，而过去的族人常以此网打捞沉落在河水中的月光。这网如蛛丝般细腻，不论在林中还是水下都不会阻碍其他生物活动，可张至无穷，亦可缩为一点。

后来族人开始在河中养殖蚌类，而蚕母也来到风华山产生生丝，她们发现珠华和丝光极为黑网所噬，遂弃小利而图远谋，不再使用黑网打捞月光。

其实说得这么神奇，也不过是像人族渔网一样的东西罢了，具体到清理，我还得要领。

第二日，我带着绿头重新来到塘底，径直向停靠船只的地方游动。

木制的船底果然附着黑网。我三下两下将这东西扯掉放进带系口的兜子里——船真是多，二三十艘船上，每一艘都带了这种网。

“主人。”绿头在水中咕噜噜地说着话，喷出一堆小泡泡；“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也许动物的感觉天生比人要敏锐吧，我并未感觉到什么不妥。

但确实有不妥，当我将最后一艘船上的黑网弄掉打算原路返回的时候，发现身后原本已经被拆除的黑网又重新长了出来——细细一看，原来它们都长着细小的根，是可以繁衍的生物。

“……”绿头说：“怎么办？”

“再来！”我咬咬牙，又开始拆网。

结果是，拆完了一轮之后，之前的又纷纷都长了出来。

“……”我和绿头都郁闷了。

天色越来越亮了，这些黑网开始散开，并如昨日那般膨胀，吸取水中的月光。

我听见塘中河蚌细细的啜泣声，它们在哭自己宝贝的珠子一点点流失的光华。

想必林中的蚕女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绿头。”我脑子里闪过一点灵感：“我想到一个办法，你等我一下。”

我从衣袋里取出一瓶月光，将它打开，不一会儿，身边便缠绕了许多细碎的光线。

那些网像是黑衣的杀手一点点向我的方向靠近，它们贪婪地吮吸着水中一丝丝的光，丝毫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我将随身带的几个月光瓶子都拿了出来，它们便纷纷顺着月光流出来的方向缩小，变细，争先恐后地钻进了瓶子里面。

这下好办了。

我沿着黑网伸缩的方向来到各艘船下，将它会重生的根部用瓶子压住，顺手封上胶布。

“主人——这胶布是哪里来的呀——”绿头奇怪地问我。

“嘿嘿，你忘了？”我得意地笑笑：“刚进学堂的时候老师还用它封过你的嘴，走之前我顺手从她办公室拿出来的，没想到在这里能派上用场！”

“呜呜——”绿头好像被触动了伤心事，死死地盯着我手上的胶布——不用说，它一定在打歪主意，准备一有机会就把这个凶器藏起来了。

这东西是撑不破瓶子的，我记得母亲说过，月光瓶子是风华山一带最神奇的工艺，没有任何生物能弄破它跑出来。

回房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朱桓竟然又在我的房间里，他穿戴整齐，端正地睡在茶几上，面前摆着一碟鱼片。

“哇——吃的——”绿头惊喜地叫了一声，连滚带爬地扑了上去，一脚在他脸上踹了个鸭掌印。

我捏了捏朱桓脏兮兮的脸蛋，傻笑一声，随后缩进被子，倒头便睡——累坏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朱桓似乎走了过来，对我说了些什么，而梦境里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的雾气之中，是母亲披着长长银发的背影，她说，萤，你还未成年呢，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开口同她说话，可是却开不了口。心中仿佛有竹筒上那位男子之外的东西在汨汨流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于是我与母亲长久地僵持着。

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窗外渔船珠舟穿梭如织，我的头有些微的疼痛。

阿才在门外叫我，恭敬的语气里有些调侃的意味：“少夫人——哦不，莹姑娘，到用餐时间了。”

朱桓在吃饭的地方等我，我规矩地坐下，见端上来的都是些油炸蚕茧与生拌河鲜之类的东西，禁不住又想大吐一场。

我对朱桓说我不太舒服，接着起身向门口跑去——还未出门就撞上了急匆匆的阿才，他冲得急，我跑得快，砰的一声，两人都撞得眼冒金星。

“少爷……夫人……病了……”阿才话一说完，便晕了过去。



VI  
情

朱夫人卧在床上，一脸淡淡的青蓝，她浑身散发着阵阵的冷气，不断叫着朱桓的名字。

“娘！”朱桓一见她这样子，慌了阵脚；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一旁的侍女怯生生地解释道，夫人一大早起来便觉得周身恶寒，在床上调养了一会儿，却发现脸色都青蓝了。至于饮食起居，并无与日常相异之处。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朱桓红了眼，一把抓过侍女吼道；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

那侍女也可怜，像只小鸡似的哭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城中连续死了好几个人……满城都在传……城里有妖……”

妖？妖是什么？

我的心里面一动摇。若妖便是与人不同，那么与人相较，我不就是妖吗。

我苦笑一声，走上前去察看夫人的病情，接着握着她的手开始感知她体内的脉象。

“萤姑娘——”阿才似乎想制止我，但被朱桓挡住了；让她试试。”

咯吱，咯吱——又是这个声音，不过我现在已经能够确定，这不是谁的脚步声了。

我找到这个声音的来处，是在夫人左肩的地方。我从背上的行囊中拿出一瓶月光，按住夫人背上的这一处皮肤，取下月光的盖子，扣在上面，然后按照脉络的走向一点点往喉咙口导出。

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终于，夫人忽然坐起来呕吐不止，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一只拇指大小，圆滚滚、肉乎乎的青蓝色肥虫从夫人口中滑落，它眼大如豆，面目可憎，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我用月光瓶将它扣住，它在瓶中疯狂地扭动着，不一会儿便没了气力，旋而化作一摊黏糊糊的水。

“这是……”众人面色煞白。

“好！”阿才在一旁大惊小怪；“萤萤姑娘法术高强，开坛作法，捉住了妖怪！”

如果我的老师知道那个连族内最基本的秘密都没有资格知道的萤在人族的某个大户人家被人以为在开坛作法的话，她一定会笑得在地上直打滚而且滚得腰都直不起来。

依照族人的说法，这只是拿点杀虫剂杀虫子而已。

“这是以肉为食的寄生虫类，名唤草精，成虫状如蚊蝇，每逢产卵季节便寻找温血动物产仔。幼虫惧光，以在动物体内啃噬内脏度日，一日内便可使宿主毙命。”我顿了顿，道；“死者全身青蓝……”

话到这里我却闭上了嘴。

“怎么了？”朱桓问道。

我无法再说下去了。

因为据书记载，草精仅产于风华山上，多为本族人饲之以杀人。自然，我无从知晓真相是属于大多数还是属于少数，但这一记载令我无法开口。

“萤姑娘，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们。”夫人初见的凌厉架势早已不知去向；你方才也听到了，这段时间府内因为这种虫子已死了不少人，若你一走，便没有人可以治它们了。至于报酬——”

她看了朱桓，咬咬牙道：钱、珍珠和丝绸，你想要多少拿多少。”

“娘。”朱桓却兀自开了口；如果萤萤愿意，我想娶她为妻。”

“什么？！”我与夫人一同大喊出声；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他看着我，竟像不认识似的。

“……”为什么？我总不能直接告诉他我不是人吧，我带着一只聒噪的鸭子穿着翠鸟送的衣服来这里上蹿下跳的目的就是找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然后带回家向曾经嘲笑我未成年的大家炫耀我的成年？

无语了。

他大抵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更没有料到我与朱夫人的反应一模一样，于是一气之下一摔袖子出了门。

对不起啊朱桓，我可不想你知道我是与你那么不同的一种生灵。





## VIII 病

朱家的珠珀与丝绸回复了原有的质地,生意渐好。

朱夫人开始变得忙碌,日日穿梭于丝庄珠场之间,待我也没有从前那般尖酸刻薄了。朱桓说他早年丧父,养育还是靠母亲,而夫人自从闲下来之后才越来越暴躁,还好现在一切渐有起色。

莹姑娘家在哪里,父母又是做什么的呢?

他总是很想知道我的底细,可我抱着嘎嘎乱笑的绿头,不知该说什么——尽管我知道他只是想多了解我一些,并没有恶意。

我没有言语,因在我族,没有人见过自己的父亲。

而我实在懂得太少。

从前我也问过母亲父亲是什么,父亲在哪里,我从哪里来,她怎样有了我,她只是淡淡地一句“成年以后就知道了”,或者如我问起人族男子那样冷笑一声,敷衍了事。

就是这样长久以来的疑问和敷衍,让我最终离开风华山。

在朱府住的时日长了,期间也曾去闹市晃悠找寻竹筒中的男子,浓眉大眼的不少,可是却都没有那马夫那么相似的胡子。

城内有人患了虫病,又花去我好几个瓶子——想到这里我不禁担心起来——我还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男子呀,而如果仅余的瓶子用完,一旦遇上连阴雨天气,我就将死在这里了,不要说告诉大家我带来了你们以为我不知道的东西,就连看见我那冷漠的母亲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多么令人担心的事情,何况阴雨天气真的到来了。朱桓看我由于操劳而一天天地瘦下去,难过极了。他与绿头守在我的房间里。

这一位公子和这一只鸭子以相同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装睡的我,不言不语。

是呀,是真的难过,他让阿才煲燕窝汤给我喝,却看我喝不进去,一勺一勺地喂给我,我却说要自己来。

我喝不下去啊。这些燕子的房子煮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和优雅美丽的月光相比?我饿坏了,饿伤了,可是另一边是人们宝贵的生命,我必须用自己的食物去换他们的生命。

就这样,我用装月光瓶子的袋子一天天瘪了下去。

终于,我病倒了。像一个屹立在人族眼前的济世观音的我,在某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在用最后一只月光瓶子杀死草精之后病倒了。

朱桓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喂我食物,他从阿才手中端过一碗熬得细细的冰糖莲子粥,用小勺小心地盛着,吹温了来喂我。

粥从左边的嘴角流进去,从右边的嘴角流出来。

我睁眼看他原本就深邃的眼窝,流淌出一滴晶莹的泪。

这个善良的白衣少年不知道我没有胃。

他因为我小声地啜泣着。他说,莹莹,求你吃一点东西,你吃一点,一点点就好,就会很快好起来。

我在月光暗淡的半夜醒来。朱桓还在枕边,他一点儿也不像那个任性的少爷了,他没精打采,胡子拉碴,像他家那个被草精吃掉了的马夫一样。

像竹筒上的男子一样。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仿同隔世。

“莹,你醒了。”是母亲。她长长的银发在月光下面像是浩瀚的银河,璀璨又温柔。

“妈妈……”我伸出手,试图触碰她明显干枯了几分的手指。

“你真是倔。”她摇了摇头,挥开我的手:“我发现你不见了,便赶来找你。那些草精是我放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月光瓶子用完之前返回,可是……”

“呵,”我苦笑;可是我竟死撑了这么久。”

她低头看趴在我的枕边呼呼大睡的朱桓,问道:“这是你的男人?”

“是的。”我一时找不到别的话,便点点头。

“那你还不把他吃掉?”

“吃掉?”我愣住了。

“是啊,快点把他吃掉吧,我们这一族只有女子,只有吃掉人族的男人才能繁衍后代。”母亲将长长的手指放在唇边;你外婆吃了你外公,生下我,我吃了你父亲,生下你。”

“怎么吃?”母亲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问题,我却一下子疑惑了,我们不是只吃月光的吗,不是连胃与肠都没有的生物吗。

她好像看出我在想什么,接着说道:“族人在成年以后,是可以消化人族男人的,不过在那之前,由于无法消化,你没有资格出城,更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就是关于人族男人的秘密?

我舔了舔朱桓满是小刺儿的脸,觉得难吃极了。

“从头开始,一直到脚,一点也不要剩下。”母亲平静地说;我知道这对刚成年的你来说很难,但是你得吃干净他。”

“莹莹,莹莹。”我刚刚张大嘴想要一口将他的头颅吞下,他却半梦半醒地叫我的名字,莹莹,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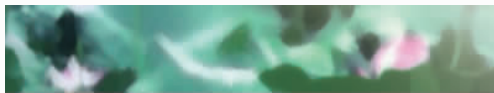


我犹豫了。

“你要是不吃一个人族男子,以后就别回来了。”  
母亲的声音冰冷如常,然而言语的意思却有缓和——吃别人,不是朱桓也可以。

而我怔住,旋即摇摇头,说道:我做不到。”

“你等着看吧,你要么饿死,要么吃人。”



## IX 婚

这一天风华山下没有生灵——没有我的族人,也没有山上肆意飞舞的草精。她们与它们随着愤怒的首领和同样愤怒的仓库管理人去寻找一个叫萤的女孩——那是一个任性的小孩,她在成年之前偷走了仓库内许多装满月光的瓶子,弄坏了族人悄悄养殖在人族水域中以采补月光的黑色大网,而且在成年之后拒绝接受族内传承了千百年的生育方式。

这一天人族的城墙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因为来自远方的一位叫做萤的姑娘救活了城中的许多人,她的眼睛又明又亮,头发又黑又长,她要嫁给朱家心地善良的小少爷,虽然她只有一只呱呱乱叫的绿头鸭子做嫁妆,但家家都在为她高兴,家家对她都那么喜欢。

这一天的风很大但是太阳却没有出现,层层叠叠的云朵白的白灰的灰黑的黑分不清吉凶。

我坐在红色的轿子里,头上顶着红色的喜帕,脚下踏着红色带流苏的高底小鞋子,绿头在帐子里面呜啦啦地哭,它说主人我好想回去可是我舍不得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我知道你没有错可是她们一定不会饶我们的我们回去认错好不好。

我虚弱地摇头,说,绿头我们不怕,朱桓在家里等着我们,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再害怕了。

但当我抬头的一瞬间,我看见无数草精成虫尖锐的牙,那是闪着月亮光芒的冰蓝色,它们在城池湛蓝的天空上挖掘出一块不大不小的阴霾。

我的族人潜伏在城中万万千千深邃的水域里,窥视我因为营养不良而瑟瑟发抖的模样。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一切繁冗礼节都可省略,只是我太饿了,不知道能不能熬到礼尽。

重新睁开眼的那一刻,我看见朱桓和煦如同春日暖风的笑容。

“我觉得我就要死去了。”我说:“怎么办。”

他有点忧伤地抚平我眉间的皱纹,安慰道:不会的,今天晚上一定有月亮,我带你去看月亮。”

我伸开双手拥抱他。

母亲冷冷撇下这一句话,转身便走。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子流下来——我知道您为什么要今天出现,母亲,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起,我成年了,我知道了那个秘密,关于人族男子,原来不过如此。

而在朱桓醒来的时候,我说我要嫁给他。

我踮起脚去亲吻他的额头。

我的下颚忽然裂开一个口子,这个口子一直延伸到胸腔和腹部,我身上的骨节像一朵菊花一样迅速地开放了,将面前高大的红衣男子顷刻裹成圆润的形状,并很快愈合。

他或许很疼,或许在忍着,他那么爱我,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就不见了。

我抚摸着自已忽然隆起的肚子,不知朱桓去了哪里,而自己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带她回去吧。”不远处,首领对我的母亲说:“每次族里添个孩子都要闹出这么多麻烦——还有,杀掉发现我们的人族,让他们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就完了。”

“好的。”母亲略略俯身,万千的草精成虫已开始向回迁徙。

要么吃掉你爱的或不爱的人族男子,回来生孩子。

要么等你饿晕了,再不自觉地吃掉他,回来生孩子。

我终究没有躲过种在族人身上那轮回了千百年的诅咒,对于无知的自己来说引人入胜的诅咒。

我挺着肚子,抱着墙角被吓得浑身冰凉的绿头,开始号啕大哭。

忽地那塘水里的蚌哭了,像河伯千年一回的叹息,急促又缓慢。

接着那万棵桑树上的蚕虫也哭了,如娥皇女英扶竹哭夫,尖厉又温柔。

天地都哭了。

## 挖-哇-吧

如果成长是可以看得见的隔离。

也许它会像一张纸,有自己的颜色却还有昨天的缝隙,流光溢彩然而不是自己。

也许它只是一张纸,明明柔软,却在某个角度坚硬,不小心,就在手指之间留下痕迹。

纪念这一张纸,它属于所有年轻和曾经年轻的生命。



# 知日者学派

当呼啸的白驹从远方踏来

旅人的眼神往脚下延伸

若每一声空旷的呐喊在原野上无人回应

自此天空将以寂寞的名义成为坍塌的废墟





## 第一章 变数之争

这里是海的一岸。

海浪从碧海的远方呼啸而来,冲击着裸露的地表,褐色的岩石因为长年的冲刷变得嶙峋怪奇,形同老人干瘪畸形的腿脚,默默地矗立着,以一种慢性自杀的姿态和时间对峙。灰色的海鸟在支离破碎的泡沫间穿梭盘旋,像惜别般不忍离去。

浪染像尸体一样仰卧在一块岩石上,双手枕在脑后,一言不发地望着天空。高空的浮云是那么模糊遥远,伸手不可触及。不时有被潮水冲上岸的海蟹从他的胸膛上横穿而过,他亦如尸体一样毫无警觉。

这里的海天安静得出奇,都是从蓝色中淬炼出的精华,蔚蓝的上一色,如同浪染的眼睛。那双眼睛清澈湛蓝,仿佛世间最透明的风;然而当它微微闭合转换了神色,又像天地间最深邃的海。他的皮肤白皙如玉,黑发翻飞着墨色,五官精致却没有表情,没有人能看出他此时在想些什么。

要将这些独立的元素拼凑在一个整体上对于云游的神医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然而浪染却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体。他的父亲是统辖地中海的教皇,母亲则是漂洋过海到达这里的东方女子。他们都将自己的特征遗传给了他,然而浪染和他们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人。

当然是不同的人。浪染仰望着天空,忽然露出似有似无的笑容。

父亲惠斯特三世是韦伯斯特家族的族长,是西斯廷教的教皇,更是整个地中海的政治权力中心。而自己却推崇宗教改革,不遗余力地向世人揭开政治实权不属国家而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社会面纱,公

然阅读宣扬理性的启蒙书籍,在朝堂上不断地据理力争提倡解放教会……这样一个与父亲处处作对、冒犯他代表神的无上尊严的儿子,又怎么会跟他是同一种人!

浪染静静地呼吸着渐渐氤氲湿气的浑浊空气,头脑忽然一片清明。他原本专注地盯着盘桓的海鸟的目光,骤然间如绷断的弦般松懈下来。

真正和他相像的……恐怕只有那个人吧?

——他的伯父,前朝的右太子,极。

之所以说前朝,并非教会的继承权中断之故。自从父亲率东征军平定东欧之乱凯旋以后,一夜之间,右太子极自缢于寝殿,身为左太子的父亲欧楠继承了教皇的衣钵,成为西斯廷教皇,也就是如今的惠斯特三世。欧楠执政以后,废黜了教会立左右太子的法制,改立一名储君。太子极成为西斯廷教会最后一名右太子。

海浪感应到某种召唤似的腾起,跃上天空。然而潮水慢慢退去之后,现出一个少年湿漉漉的身影。他的背稍稍佝偻着,走两步就停下喘气,又继续走。淡金色发丝后的脸颊有着和浪染相近的轮廓,但仔细看又是截然迥异的风格。

如果说浪染是这外表趋于平静内里却酝酿汹涌波涛的海面,那么他就是悬浮在海面之上高不可及深不可测的天空。

浪染腾地坐起来,一层海浪又冲上来,漫过他的脚踝。他伸了伸懒腰,侧首望向从另一边走来的少年,目视他不疾不徐地走近,点头轻笑道:“皇兄。”

“咳咳……”少年捋了捋真丝素袍,淡定地望了浪染一眼,冷淡地道:“一个人躲在这里吹风吗?宫殿会议已经开始了,长老会正在向父皇汇报你最近的动向,不去听听他们怎样弹劾你?”

